



八步沙之约

□ 赵丽霞

汽车碾着黄沙脊线前行,驶向八步沙林场。时值五月,风夹着沙粒,在玻璃上敲打,发出微小的声响,似在悄悄叩问我们这些初临沙漠者。

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黝黑的面孔上刻着风霜的印记,声音浑厚而有力。他讲述八步沙的故事,仿佛从荒沙里开掘出来的矿脉,带着风沙的粗粝与岁月的重量。第二代治沙人接过了铁锹,他们摸索着新的法子。他提到草方格沙障时,我下意识地伸手,轻轻触摸起放在桌角的几束麦草标本。那草茎坚韧而干燥,带着一种粗粝的质感,如同沙滩中长出的筋骨。这小小麦草,竟似在沙海深处扎下根,织成阻挡风沙的网,将肆虐的沙粒牢牢钉在格子之间——那纵横交错的麦草之网,宛如大地身上的缝合线,密密匝匝缝合着风沙撕开的伤口,每一束草茎里都驻扎着不肯退却的意志。

郭场长的讲述在继续。第三代

治沙人已使用推土机、无人机,在新技术的助力下,让治沙事业焕发新的生机。八步沙人将根须扎进大地深处,他们用生命丈量沙海,用坚守镌刻绿洲。“以农促林、以副养林、农林并举,科学发展”,这十六个字如同种子,拂进我的心田。话音落下,现场掌声如潮水般翻涌不息,那声音里饱含的钦佩与感激,冲撞着我的胸腔,一股滚烫的热流自心底升腾而上,我的眼眶渐渐被这热流灼得湿润。

此时,我抬眼望向远处,但见新栽植的树苗在风中微微摇曳着细嫩的枝叶,轻轻摇动起一片绿意盎然的光影。

随后,我们一行人前往压沙点。风在沙丘上呼啸而过,卷起薄薄一层细沙,拂过我的脸颊,带来一种奇异的微痛与温热。脚下踩过新铺的草方格,沙土被草茎缠住,一步一个脚印踩下去,带着些微的弹性,似踏在

某种奇异柔软又坚韧的鼓面上。

登上观光台,八步沙沙产业水源工程调蓄水池的碧水豁然展现眼前。水色澄澈如镜,映照出湛蓝天空与远处连绵的沙丘,沙丘的轮廓在柔波里微微荡漾。水面浮动着粼粼金光,又倒映着浮云的倒影,仿佛天与地在此刻温柔地相拥,融为一体。再向远处望去,沙丘被深深浅浅的绿意切割开来,绿色如海洋般起伏,分明是生命在沙丘上顽强地蔓延、生长。我久久凝视,这碧波荡漾的调蓄水池,它宛若大地的明眸,映照天空的湛蓝与沙丘的赭黄。

八步沙六老汉治沙纪念馆内灯光柔和,映照那些粗糙却饱含岁月印记的铁锹、镢头。玻璃展柜内,陈列着毛本泛黄的日记本,纸页已卷了边,字迹却工整清晰,一笔一画间,分明是决心刻下的印痕。我俯身细看,日记里记载着树苗的数目、沙障的排布、天气的阴晴……这

些琐碎日常,竟是如此珍贵的生命刻度。一张黑白老照片尤其引人驻足:几位老人蹲在沙地上,正用简陋的木棍细细丈量着几株树苗的高度,专注的神情里写满了希望,仿佛在掂量着未来绿洲的斤两。那些用旧木头削成的小棍,丈量过多少树苗的成长?那磨得光滑的木柄,又曾多少次被汗水浸透?如今它们静卧于此,分明还在无声诉说,诉说那愚公移山般不屈的韧劲,是如何一寸寸在沙上刻下绿意、刻下道路,刻下苍茫沙海里的生之刻度。

纪念馆里陈列着老人们当年用过的旧物件,我的目光被一根磨得光滑的木棍久久吸引。我忽而想到自己笔下的文字,何尝不是另一种丈量?那木棍,便是老人用生命刻度丈量绿色的尺子;而我这支笔,竟也是用来丈量灵魂深浅的器具。他们用铁锹挖开板结的沙土,如我以笔锋划开空白的稿纸;他们用麦草编织方

格,如我以词语编织句子的经纬。

走出纪念馆,那调蓄水池的波光再次映入眼帘,风拂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粼粼金光闪动跳跃,宛如天地在沙的怀抱里悄然写下的诗句。水波温柔荡漾,恍如沙海深处的澄澈眼眸。沙丘的线条在波光里融化,那水中的倒影,是沙的另一种形态,是沙海被驯服后回馈给大地的清澈笑容。

归途中车子再次颠簸于沙丘之间,我紧握那只来自八步沙的小香囊,如同握着一枚来自绿洲的信物。回望八步沙林场在车后逐渐缩成地平线上的一痕苍翠,蓦然间,我仿佛看到那几把静卧的铁锹,麦草编织的沙障,还有今日的无人机,在时光的脊线上依次传递。三代人手中工具变换,从铁锹到推土机再到无人机,工具在进化,然而那深植于黄沙之下、血脉之中的信念,却始终如一,是刻进大漠深处永不湮灭的誓言。

乡野绿浪

□ 师正伟

陇东的盛夏,绿是泼天的浪,从沟塬梁壑上轰然泻下,淹没了黄土的脊梁。这绿不是江南水袖的温软,是西北汉子敞着胸膛吼出的秦腔,莽莽苍苍撞进人眼底,带着露水与汗碱交织的生气。

我被一阵阵时远时近的鸟鸣声催醒,那鸟鸣声清澈、透亮、婉转,犹如天籁。推开院门,晨雾尚未完全散开,隔壁老叔已赶着几只奶羊上了坡。羊蹄子踏过草尖,踢碎一地银珠子,那绿便从露痕里漫上来,洒湿了老叔的粗布裤脚。麦子绿得沉甸甸,穗子低垂如谦恭的士子,锋芒却暗藏锐气,风一过,万顷碧涛便朝着日头翻涌,簌簌声里裹着土地粗重的喘息。

沟畔的老柳树擎着银亮的叶子,风过时哗哗作响,像一群摇着铜钹的精灵。老叔的小孙子蹿到树下,仰头望见枝叶间漏下的光斑,跳荡如金鲤。忽听“咔嚓”一声脆响,半截枯枝坠下来,惊飞几只山雀,翅尖掠过玉米地——那玉米宽叶交错如绿甲武士列阵,叶脉里奔淌着青浆,蓄着灌浆的蛮劲。老叔拾起枯枝,随手削成哨子递给孙子。哨声尖厉,惊起草窠里一只野兔,箭似的射向荞麦田,溅起一片蝶浪。荞麦花正开得纷乱,细碎的白花浮在绿海上,似撒了一把碎雪。

正午的日头毒辣辣地悬在当空,老叔的小孙子钻进高梁地纳凉,叶影在他脊背上印出斑驳的图腾。豆娘停在他肩头,薄翼透出翡翠光;蜻蜓从脚边弹起,一闪便没入草丛。垄沟边的野薄荷被晒出浓烈清气,引着几只黑

底金斑的风蝶翅膀扇动。忽见张叔弯腰在田埂上疾走,原是寻那只离群的母羊。那牲畜正贪恋苜蓿地的三茬嫩芽,埋头大嚼,身侧几株野枸杞却遭了殃,红珠子落了一地。

黄昏时分,爷孙俩赶羊归家,绕道去饮牲口。葫芦河在此处打了个弯,水面浮着绿萍,浓稠如翡翠汤。岸边的芦苇荡里,几只长腿鹭鸶静立如雕塑,倏地长喙刺入水中,叼起一尾银鳞。那小孙子正要扑过去看鱼,却被他爷爷一把扯住。河心中,一对鱼鹰正扎猛子捕食,青黑色的背脊在绿波中时隐时现,搅碎一河霞光。水草深处骤然响起蛙鸣,先是三两声试探,顷刻连成鼓阵,震得岸边的野葵花乱颤——那葵花盘虽未转黄,肥厚的绿叶已托起一团团青涩的籽实。夜色四合时,羊群踩着碎步回圈。老叔望着塬上翻滚的绿浪,想起年轻时开荒,一镢头下去,黄土里翻出灰白的茬口。如今这山早被绿袍裹严实了,花椒树枝杈虬结如绿龙盘踞,核桃树荫下坐着乘凉的妇女们,笑声撞得青果乱颤。

陇东的绿从不被驯服:荞麦花浪惊起狡兔,玉米林暗藏锋芒,白杨嘶鸣如裂帛,皆是黄土高原的绿意宣言。晚风掠过梯田,玉米、糜子、谷子层层叠叠的绿纹理分明,宛如大地摊开的一匹浸透生命的锦缎。

归家小径旁,几丛野菊花从石缝挣出,细茎擎着骨朵,倔强地绿着。老叔俯身摸了摸那叶子,指尖沁凉。“草木都知道扎根呢,”他喃喃道,“人更得活成一座山。”

来,又悄无声息地撤退,它带来了远方的水汽,带来了草籽和花粉,吹开了马莲,吹红了杜鹃,吹绿了草原,吹肥了牛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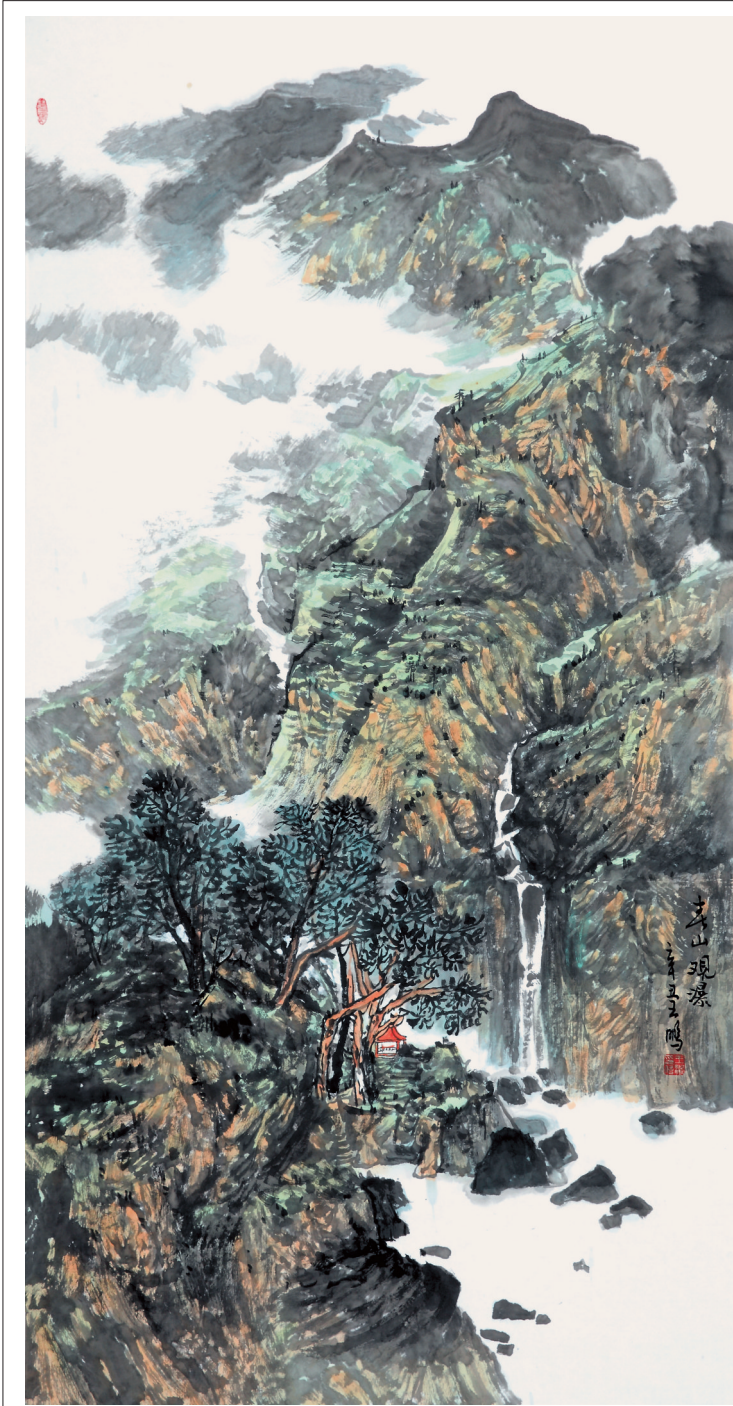
风是伟大的雕塑家。它年复一年地搬运沙尘,打磨岩石,塑造了嶙峋的山脊、深邃的峡谷和广袤的戈壁。千里祁连,风过之处,山脊如刃,砾石如洗;千里祁连,风过之处,草长莺飞,花团锦簇。

祁连山的风,是西北大地苍劲的呼吸。它从雪峰之巅呼啸而下,裹挟着冰川的凛冽,草原的清香,还有戈壁的粗粝,吹过千年时光和城池,在千里河西走廊吹出了一幅山河壮丽的绝美画卷。

不来祁连山,你就不知道风有多大、有多猛。祁连山的风是有脾气的。它呼呼地刮着,烈烈地吼着。在这里,只有勤劳和勇敢者才能立足。风一遍遍吹着你,其实就是一遍遍打磨你。

世代生活在祁连山麓的人们,风声是他们生活的背景音。牛羊迁徙,帐篷鼓荡,炊烟被风拉长,风里混合着酥油茶和野草的气息,风伴随牧人的歌调,在草原上悠悠回荡。他们和祁连山的风一样古老,根扎在这里,岿然不动,风奈何不得。

煦日和风的好天气。我们穿行在山中,肺腑间吐纳出一股心旷神怡的清爽,这其实就是祁连山给予我们最珍贵的馈赠。



百花

第 3341 期

春山观瀑

〔中国画〕

王 鹏 作

马鬃山的守护者

□ 杜 艳

初见他们,是在那座庄重的检查站前。初夏的烈日炙烤着大地,却无法撼动他们挺拔的身姿。

三天采风活动中,我们参观了位于马鬃山的边境检查站,逐渐读懂他们的工作。每一天,平凡的坚守都藏着千钧重量。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冰雪封路,他们都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听着他们的讲述,心中肃然起敬。那句“这世上哪有岁月静好,不过是有 人替你负重前行”在心中愈发清晰。正是这默默付出和守护,才有了万家灯火的安宁。同行的老师说,想体验一下晚上检查车辆的工作,大家便议论着能否熬过寒夜,我暗自感慨:这份工作,非毅力不能担当。

早中晚三餐,我们都和他们一起在食堂吃。食堂师傅的手艺藏着心意。听说,马鬃山的水带着咸味,菜肉全从酒泉运来,半月一次。

为解菜品之忧,他们亲手种菜。在检查站后有一座小温棚。当地多是盐碱地,经过多年改良和换土才见绿意,建棚实属不易。他们给温棚取名“憩园”,入口对联“闲步亭台听竹韵,静坐轩窗品花香”是他们自拟的。棚内茄子、辣子、西红柿、黄瓜、小油菜等长势颇好,黄瓜、辣子藤绑在竹竿上,像列队的士兵;温棚的一头放置了藤椅茶台,对面墙上他们自己的字画添了几分雅致。忙碌后在此品茶看书,摘根黄瓜解馋,岂不美哉。我忽然懂得:有人把枯燥日子过成了诗。原来再平凡的日子,也能因精神追求而闪光。

马鬃山风沙大,他们的脸庞被吹得粗糙皴裂,手上布满老茧,嘴唇干裂,眼中却始终坚毅。他们在艰苦中自得其乐让我既感慨又惭愧。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说已数月未回家,“但这里更需要人守

着”,简单的话语重得让人心里发颤。他们把思念藏心底,用青春护万家安宁。

除轮休外,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听他们说,在寒冷的冬夜,气温低至零下几十摄氏度,他们在户外巡逻,呼出的气息瞬间凝结成冰晶,挂在睫毛上,连眼睛都睁不开。有时一个班下来,冻得四肢僵硬,几乎走不了路。就是这样,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筑牢边疆防线。

离别的清晨,那些挺拔身姿已刻入心底。车窗外,马鬃山的风呼啸而过,吹过他们的青春,刻下岁月痕迹,更磨砺出坚毅。他们一批批来来去去,留下的不仅是足迹,更是忠诚奉献的精神。他们是平凡者,更是不凡英雄,他们用青春热血书写忠诚。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身影与马鬃山融为一体,成为一道永恒的风景线。

访潜夫山

□ 秦克云

麦子碾铺开泛黄的宣纸
将千年光阴叠成诗行
北山的褶皱
是岁月挥毫泼墨的笔锋
沟壑间流淌的东汉月光
浸润着每一寸土地
把历史的厚重
酿成醇厚的墨香

一位名叫王符的书生
在这片山水间悄然隐居
嶙峋的山石化作观台
承载着他深邃的思想
蘸着未寄的谏言
饱蘸着满腔的热忱
在时光的深处
写下《潜夫论》的铿锵

三十六篇智慧结晶
在一千多年的风中
轻轻翻动思想的书页
茹河捧起浪花
虔诚地诵读每一个字符
炊烟袅袅升起
化作飘逸的墨痕
在暮色的宣纸上
临摹着壮志未酬的沧桑

德佑观的钟声悠远响起
漫过古柏苍苍
先生亲手栽种的翠色里
年轮一圈圈舒展
如散落的稿笺
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金箔般的叶子
似那一行行文字

山以笔锋的姿态
傲然挺立在天地之间
每一块岩石 每一粒沙砾
都镌刻着
一位智者的思索与洞见
都诉说着
一个时代的理想与守望

立秋辞(外一首)

□ 朱永明

白云,如圣洁的使者,高举着湛蓝的海洋
将天空一寸一寸,抬向更高的空旷
早晚的风,似时光的轻吻,冷静且带着薄凉

远方,在时光的尽头延伸,愈发遥远
村庄和庄稼,沿着祖先古老的寓言
在岁月的脉络里,拔节、坐果,书写生命的篇章
花生、红薯、辣椒,宛如质朴的农人
一同朝向生活的殿堂,目光追随着景色
似流星划过夜空的轨迹
在秋风中,抽出一片草色的幽梦
远远望去,秋风中的行者
用脚步和目光,描绘着秋色的画卷

湿地公园

野草自由生长,河水自由流淌
鸭子和飞鸟,自由地栖息
湿地公园,生命的舞台
万物在这里,谱写着自然的乐章
河水流淌,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白云飘过,留下自由的足迹
我和芦苇一起,聆听风的低语
鸟鸣、鸭欢、鱼跃,一曲交响乐正在上演

候鸟来了,带着远方的消息
候鸟走了,留下思念的痕迹
南来北往,游客的脚步不分彼此
时间在这里,雕刻着生命的印记

掬一捧水花

□ 肖进雄

向西,朝着阳光行走的方向
遇见奔腾的甘子河
伸手摸摸它的额头与肌肤
滚烫的血液
穿岸在查那塘大草滩
沿岸摇曳的格桑花
张张笑脸钻入河底

成畦流淌着的青稞
是甘子河面上的筏子
满载牧者晚归的吆喝
有鸟雀隔着时段驻足
用尖喙把黎明凿个洞
漏出一缕光来
掬一捧甘子河的水花
给日头擦把脸

有奶香从河中飘逸
一马勺盛下去
童年的味道汩汩而来

山风

□ 秦不渝

在祁连山里,还来不及多看一眼雪山和草地,风就劈头盖脸地招呼你来了。风是祁连山派来的使者,热情地给你打了一声招呼,就呼啸而过。

祁连山太浩大了,沟壑绵延,纵横千里。风在祁连山,总有一堆干不完的事儿。

祁连山的风是有根骨的。它穿过绵延千里的褶皱山系,在雪峰与深谷间刻下自己的形状;穿过一望无垠的草原和绿地,在绿波碧涛间洒下自己的气味和讯息;穿过崭新蓬勃的城市和建筑,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街巷里,撞击出古老的铿锵之音。

祁连山的风,它横冲直撞地扑